

正月十五雪打灯

□侯瑞芬

方，将竹篾擦拭干净，把高粱秆一劈两半，拿着物料比画一番后便圈的圈、捆的捆，任凭一双巧手上下翻飞，不一会儿，一个椭圆形的灯笼框架就出现在面前。随后，母亲在框架上涂抹一层浆糊，将粉红纸打底粘贴，剪几条长而均匀的细丝粘在上下口和提手处，再把红纸剪成花瓣儿的形状，折叠后放在小手绢里，左手按着，右手一拉，一张张叶脉清晰且稍稍弯曲的花瓣儿便跃然桌上。我在一旁看得手痒，便学着母亲的样子将花瓣儿根部抹上浆糊，交叉着一层层粘在灯笼上，最后母亲又做两朵小红花绑在提手两侧，把一根指头粗的小木棍绑在提手顶部，一个精致的小灯笼就做好了。

农历正月十五夜晚，草草吃几个自家制作的元宵，等不到天完全黑下来，就着急地缠着母亲给我粘上细小的红蜡烛，然后打着灯笼小心翼翼地向门口走去。

站在我家门口高高的台阶上，看到越来越多忽明忽暗、晃动跳跃、水蛇般漂浮在村头、村中、村尾的一盏盏小红点，禁不住走下台阶，与小伙伴一起在村里转悠起来。孩子们叽叽喳喳相互欣赏着对方的灯笼，大人们

则聚在一起品头论足，大谈谁家闺女手里的灯笼好看。诚然，我每年都是评论的焦点，三里五庄儿能比上母亲手艺人还真不多。每当我被人群围住，听到七嘴八舌的称赞声，心里就美滋滋的。

当然，男孩子们就没有我们幸运了。灯笼是做给女孩儿的，男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可他们不甘示弱，一个个将白萝卜从中间切开，挖一个凹槽，有的把锯末和柴油拌在一起，有的将煤油倒入凹槽中，用麻绳做一个灯芯，在萝卜一头插上一根小棍儿，点燃后便开心地大喊大叫，与我们攀比起来，且恶作剧地在我们中间嬉戏穿梭。稍不留神，被碰到或他们故意碰撞女孩子们的事件屡屡发生，毫无疑问，被燃烧的灯笼也越来越多，笑声、骂声、哭喊声瞬间响彻夜空。

时光荏苒，眨眼间，我们已至暮年，曾经的黄发垂髫已成过往。离元宵节还有几天，街上便到处都是打灯笼的。当然，现在的灯笼早已不是我们儿时所打的灯笼。看到街上各式各样的风景，我又想起了逝去的母亲……

乡府大院

□张斌

狂风已经刮了一天，把乡府后院的一排竹子吹得直不起腰。紧接着下起了小雪，起初是冰碴子，傍晚时分已在大地上覆盖了薄薄一层。小雪的威力可不小，海蟾大道上的车辆直打滑，像上了岁数的老人，蹒跚地艰难前行。

白日里热闹的乡府大院，此刻已经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党政办的灯还亮着。秘书是最忙碌的，这点我很清楚，所以没有去打扰他们，自己在乡府大院游逛起来。

乡府大院指的是五里源乡人民政府，沿着解放路一路向东便可到达。

乡府大院极具怀旧色彩，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我就有种穿越到上世纪80年代的感觉，好似回到了小说里，回到了影视剧里。你看，低矮的瓦房错落有致、一字排开，特别是走廊上红色的柱子，怎么看怎么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格调。大门口，金灿灿的“五里源”鎏金大字光彩夺目，两侧分列着党群服务中心和接待大厅，宛若前线指挥部，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的工作要求，都在这里变成一条条具体措施，落实到田间地头、车间厂矿，引领着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一次次新生、一次次蜕变。

两扇月亮门自成一派，在大院中分隔出独立空间。特别是挂着“纪检监察”牌子的西院，每次走进这里，我总是不由得自省，那四个大字所带来的警示和震慑是入脑入心、触及灵魂的，时刻在告诫我们，“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；莫躺平，群众不答应”。

武装部所在的小院，氛围最好。精心绘制的墙体绘画和激昂奋进的标语口号，充满了雄性荷尔蒙，解放军战士那英勇无畏的高大形象总是令我无比神往。每每走进这里，脑海中总会涌出这首诗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

大院最后是一个小游园，曲径通幽，富有诗意。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铺满了石子，走在上面如同足底按摩。穿过小路，迎面是一个运动场，有塑胶篮球场，有环形跑道，还有健身房。这里是我喜爱的区域，我已经在这里独自练习了两次足球。

乡镇不比城市，精神文化生活机械而乏味。这些文化体育设施就像是一针兴奋剂，令我们略显单调的日子有了些许生机。有时候，精神上的富足比吃饭还重要，信不信由你。

我在想，这个大院曾经留下了多少故事呢？有一段时间，它应该叫公社，然后改叫乡镇；有一段时间，它拥有七站八所，然后迎来一轮机构改革。过去骑着摩托车进村的泥腿子干部早已离开，年轻的干部陆续进来。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这个大院度过了一生，有的远走高飞，有的留了下来。但是无论怎样，他们都曾为这里作出了贡献，每一个在这座大院里辛勤耕耘的人都值得被铭记。

我裹紧棉衣跑到大院外的小卖铺，老板张嘴就问，今天值班？我说，不，路滑留宿。待我反应过来，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乡里的？老板嘿嘿一笑，答道，你长那样和说话声音像家人。

公家人，多么久远的称呼。我拿起货柜上的一盒烟，推门而出。狂风迎面袭来，我浑身颤抖，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

天阴沉沉的，偶尔有几片雪花在空中慢悠悠地旋转着。望着小区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灯笼，悠悠想起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：“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且不说老祖宗留下的这句谚语是否灵验，儿时与小伙伴一起踏着积雪、打着灯笼、在村里转悠嬉戏的场景仍历历在目……

过罢农历正月初十，走完了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亲戚，母亲便开始筹备制作灯笼和元宵了。

母亲从后院杂物堆里翻出来几根废弃的竹篾和高粱秆，在里外屋翻来走去寻一些五颜六色的彩纸、纳底绳、细麻绳、剪刀等用品，再将饭勺添上水和面粉，在煤火上加热拌成不软不硬的浆糊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扎灯笼用的物料便齐活儿了。

母亲坐在屋门口亮堂的地

我的春节有你的影子

□葛明霞

婚后将近30年，每年春节，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。我先生兄弟三个，上有一姐，下有一妹，我们是老大。我刚结婚那会儿，婆婆干净利落，年食的准备几乎不用我们上手，每逢春节回家过年就是了。后来，二弟、三弟相继结婚，家庭成员一下子就庞大起来。每逢过年，我们兄弟三家一起奔赴公婆家，一起奔赴我们共同的家，农历大年初六重返各自小家。

记不清从哪年起，我们开始融入年食的准备工作中，临近春节前的三四天，我们各家仅留一

人工作，其他人全部参与年食的准备。再后来，婆婆脑梗，右胳膊不太方便，她彻底退出了年食的制作舞台，也卸下了年后招待亲戚大军的重任。

每逢春节临近，我们兄弟三家开始全家上阵准备年食，这种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14年，直到婆婆再次脑梗瘫痪在床。

当然，这期间我们也有过怨言，人家过春节轻松愉悦看山水，我们过春节劳累疲惫吸油烟。记得有一年我兼职烧火，不会烧火的我弄得浓烟滚滚，满面烟灰，气得痛哭了一场，还和先生吵了一架。那个时候，我心里总寻思着，这年如果不在一起过好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才渐渐悟出这样的年才是中国传统年，有人间烟火气，家人可相亲，年味紧相随。

婆婆瘫痪在床七年来，虽然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婆婆经常见面，虽然我们三家也各自娶了儿媳，虽然也曾因为疫情差点被隔

离在外，可每年春节，我们仍旧一起奔赴公婆家，一起奔赴我们共同的家。

只是今年春节略显不同，年前婆婆轮流住院，我们的儿女有的也因工作、求学无法回来，再加上二弟一家前往弟媳家中过年，所以稍显忙乱又略带清冷。在我们制作年食时，公公拿出为我们三家准备的敬神牌位说，你们一家一个，我领不动了。那一刻，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泪下。这熙熙攘攘的人间呀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再强硬的脊梁，终究抵不过岁月的风霜。我不知道明年春节，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否齐聚一堂，共度这人间烟火世事沧桑，暂且记之。

这是我们家的春节模式，是不是也有你家的影子？在此，祝愿所有朋友龙年吉祥，也愿天下所有老人安康长寿。我们谁都明白，这不长不短的人生啊，我们看似在活自己，其实都是众生相。